在写《懂懂学历史》时，关于租界我写过一个专题。  
  
被校正老师给咔嚓了。  
  
理由是有触碰高压线的风险，另外，思想不正向，容易带坏读者。  
  
我写的啥？  
  
也没啥。  
  
是我写了个小故事，山东有位老作家，擅写抗日题材，但是抗的都不是那么正经，如姜文的《鬼子来了》，日本鬼子进村了，遇到小孩还发糖，这不是美化鬼子吗？  
  
2017年，老作家来我们书店签书，送了我一本他写的老书，这本书一度被禁，后来再度出版已经变成了阉割版，名字也换了。  
  
这本书类似老兵访谈录，其中有段是写威海租界的，里面有个情节，老百姓偷挪界碑，主动把整个村子纳入租界。  
  
这？  
  
的确，该阉。  
  
基于这个事，老作家给我科普了一项技能，他的意思是，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，要学会为自己的内心说话，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。但是，你写的东西未必符合大家的审美以及主流思想，而你又想出版，那咋办？  
  
四个字，包藏祸心。  
  
把你要表达的东西，全藏于字缝里。  
  
他怕我误解他。  
  
跟我讲，若是你问我爱国不？我肯定爱，深爱，爱国是立场问题，而写作呢？是基于人性进行创作，作者是上帝视角，没有立场，以万物为刍狗。  
  
他说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假设，在你村20万能买套大瓦房不？  
  
我说，10万就可以。  
  
他说，假设，美国租了你们村，老百姓只要买你们村的房子可以直送美国户口，你认为一套房子能卖到多少钱？100万？500万？1000万？  
  
我没有回答他，但是，直觉告诉我，1000万肯定有人买，我记得2010年前后，我们这些互联网写手经常聚会，那时移民还是比较流行的，跟我互动比较频繁的一位写手，他刚拿到香港身份，花了1000万人民币。  
  
我对中美差距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，是排队面签时，有个小姑娘拿到了YES，接着就如范进中举一般，喜极而泣，从小泣到大泣，她不是个例，而拿到NO的呢？则如丧家之犬。  
  
我们国家是那么的强大，而我们为了拿个美国签证，是那么的卑微，要参加面签培训，要做大量的准备，还要带上家庭合影，说我有个幸福的家庭，还要带上我的毕业证，带上我所有能证明我身份、我资产、我才华的……  
  
是卑微的！  
  
我刚学羽毛球时，全民高呼保卫钓鱼岛，那时我经常各个国家飞来飞去，看这些很容易出戏，甚至有些反感，因为当时到处在砸日本车，我有辆达喀尔纪念款帕拉丁，被逼的卖了，心疼了很久。  
  
那时，县城里打羽毛球的，多来自机关单位。  
  
中场休息时，大家在休息区高谈阔论，声讨小日本，我当时很是不解，我一直以为县城里的领导，例如正科级干部，看待这个世界应该是比较理性的。  
  
原来，是那么的激情昂扬，甚至有点像二极管。  
  
后来，我想了想，其实，与经历也有关系，他们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里，从来没能出去过，没能亲眼看过外面的世界，只是人云亦云，总觉得全球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这边风景独好。  
  
我若是拿张地图来问他们，你们谁能说出钓鱼岛在哪里？  
  
肯定，没有一个人能指准。  
  
我对他们，略失望。  
  
但是，我也不能表现出来，毕竟，不爱国就是最大的罪名。  
  
我咋可能不爱呢？  
  
不爱国，我能娶个中国媳妇吗？  
  
在写Juliette的时候，我写到有些上海老人退休后，去南非生活，从地接导游开始学起，没有工资……  
  
有朋友就提出，这个，貌似，不大可能吧？  
  
为什么不可能？  
  
是因为，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，上海比南非不知道高了几个LEVEL，人咋可能往低处走呢？  
  
错！  
  
别说是上海，巅峰期的南非？即便是更发达的香港，也要自称弟弟，南非未必是发达国家，但是核心城市的发达程度一定是世界级的，看南非诺贝尔奖的数量和质量就行了，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在南非。  
  
南非的核心城市，跟欧洲，没什么区别。  
  
我是说的过去。  
  
不是现在。  
  
现在？  
  
呵呵。  
  
走过南非，去过香港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也被校正老师给咔嚓了，理由差不多，我提出了一个疑惑，不谈民族，不谈大义，殖民过程算不算推进人类文明？  
  
南非若不是殖民地，会不会如西非一般，落后，贫穷，愚昧。  
  
校正老师，是个热血女青年。  
  
为此，差点跟我翻了脸，她问我：若是美国到你们县搞殖民，你作为土著，你觉得能活下来吗？即便活下来，又怎么确保你不是人家的奴隶？  
  
我觉得，我们俩谈的不是一个话题。  
  
那时，我写这些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疑问……  
  
当然，今天，你让我写，我也不会写的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何必去挑战众人的神经？另外，我对与我切身利益无关的话题，毫无兴趣，不像我爹他们，整天在村里讨论美国要完。  
  
另外，给大家科普两个冷知识。  
  
马斯克是南非人，腾讯最大的股东，是一家南非企业。  
  
以上，都是废话，其实只是为了告诉大家，南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贫穷，相反，曾经很富有过，即便是农业，也要领先我们百年以上。  
  
真的？  
  
真的！  
  
看一点就行了，审美，给人的感觉，那哪是农庄？分明是农业艺术，水渠都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一直都有循环水在流淌，喷淋系统全埋于地下，只在果树下露出一点点头，放眼望去，看不到一根电线杆，一切都是环保模式，例如化肥是果枝发酵的有机肥，农庄里的步行道是由桃核铺设而成。  
  
无论什么角度，随手一拍，都是大片。  
  
农庄的主人是个年轻人，剑桥大学毕业的，从爷爷开始就喜欢收藏汽车，有四个库房，每个库房都有足球场那么大，里面不乏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。  
  
搜搜游记就行了，不是我编的。  
  
另外，再给大家科普个冷知识，过去，能搜到的南非游记或照片，多出自我之手。  
  
他们的那种审美，我描述出来大家也GET不到的，还是需要亲自去感受的，庄园里的服务生全穿西装，葡萄酒是自家产的，你刚坐下，小哥就彬彬有礼的给你倒上半杯……  
  
不要钱。  
  
每个角落，每个细节，都是艺术的，差不多同期，我参观过联想在青岛投资的农庄，说是现代化农业，一对比，就俩字，垃圾！  
  
单从收入而言，中国中产阶层绝对算是富有，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同级阶层还有两点差距，审美与精神状态，这个没有一两百年，沉淀不下来。  
  
今天我要写的故事，都发生在南非。  
  
那些年，出境团多是针对东南亚、日韩、澳洲、加拿大、欧洲、美国、俄罗斯。  
  
很少有去非洲的。  
  
偶尔有非洲团，也是跟迪拜捆绑在一起。  
  
例如，迪拜、埃及，卖点是金字塔。  
  
另外，摄影圈子偶尔组团去肯尼亚，拍动物大迁徙，一般是高端团、小圈子。  
  
南非，很少有团去。  
  
不是说，中国很少有团去，全世界都很少有团去，主要是太远了，飞机动辄十五六个小时，国外的景区多是免费的，南非的更是如此，南非除了桌山以及野生动物园外，基本没啥收费景区，景区也没几个人。  
  
这就是为什么网上游记很少的缘故。  
  
当然，现在多了。  
  
那时，我哥负责南非与安哥拉的工地，他当时已经有自立门户的想法了，想拉我入伙，让我做管理，他做技术，实际，我对这些无感，我哥去一次差不多要三个月，我在那没什么事，就混南非留学生论坛。  
  
我在南非认识的第一位朋友，是个交换生。  
  
打乒乓球的。  
  
清华大学的。  
  
广西人。  
  
十七八岁的样子。  
  
所谓的交换生，就是体育文化交流，让他们来传播乒乓球文化，只有她一个人是运动员，其他人都是学者或领队，到南非后，也基本放了羊，只有一点要求，只要离开学校必须报备总领队。  
  
她出不来无所谓，我去学校就是了。  
  
她在南非基本不怎么打乒乓球，而是跟当地学生玩飞碟，这个飞碟我观察了一下，有点类似足球比赛，也要射门，唯一的不同是用手而不是用脚。  
  
很好学。  
  
她拉我也上场，我毕竟有足球功底。  
  
一学就会。  
  
那段时间，我几乎天天去找她。  
  
每天中午一起去吃麦当劳，学校里就有麦当劳，当地学生貌似午饭就是麦当劳，每个人吃过以后还要负责收拾桌子，都很有礼貌，白人居多。  
  
我很好奇，你怎么上的清华大学？  
  
我一直都以为，她骗我。  
  
一直到有一天，她去教乒乓球，穿的球衣背面印有清华大学以及她名字，我信了。  
  
她拿过广西省乒乓球冠军。  
  
六岁开始学球。  
  
没有爸爸，通过她的只言片语，我给勾勒出了她爸爸的形象，应该是个干部，但是跟她妈离婚了，她妈把她带大的，她妈经常跟她说，你爸死了，死于花柳病。  
  
大概率，没死。  
  
我一直都想把她带出校园，试了几次，发现很难，因为他们一天三次签到，必须本人去签，另外护照统一管理，一旦出门，她没有身份证明，这些都是出于人身安全考虑，毕竟黑人对华人很不友好，知道华人有带现金的习惯，动不动有抢劫案发生，包括持枪抢劫。  
  
后来，我多次带队去南非，每次都先这么吓唬大家。  
  
确保，任何人不单独行动。  
  
一起玩飞碟的还有个中国人，是位大叔，他是访问团的副领队，午饭偶尔也跟我们一起去麦当劳，我都是直接帮他们俩买单，一来二去，他同意我们出去溜达溜达，但是有个要求，必须带着他，那没问题，毕竟咱就是找人陪咱玩而已。  
  
我们一起去桌山，桌山貌似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吧，在国内知名度一般，所谓的桌山，就是整个山上面是平的，有点类似我老家那边的岱崮地貌，圆柱体。  
  
桌山，真没啥意思，比我老家的崮略强一二。  
  
第一、靠近海边，可以在上面俯瞰大海。  
  
第二、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缆车，360度旋转的，一个缆车能坐无数人，当缆车爬升时，有一种感觉，仿佛要撞上山体，那种感觉太逼真太刺激了，有《阿凡达》的感觉。  
  
亚洲面孔很少。  
  
我印象很深的是，缆车上，有位穿西装的老者，一看就是亚洲面孔，身边有位女助理，俩人站的笔直，看到我们俩跟我们打招呼，他们说的是日语，意思是你们是日本人吗？我说是中国人，他们微笑着点点头，有老乡见老乡的感觉。  
  
那些年，我们在外面，经常被问是不是日本人。  
  
因为这些地方，华人去的很少。  
  
私下里，广西姑娘问过我，哥哥，你是做什么的？  
  
我说，我父亲在这边有个工程，我跟着过来玩耍的。  
  
她表示，很好奇，甚至有那么一丝崇拜，哇，你们竟然能在非洲都揽到生意，那时我出门还是很夸张的，我哥怕我跑丢了，一般会让两个人陪着我，一个是当地的司机，一个是项目上的翻译，中国人。  
  
所以，我这么介绍自己，他们没有任何怀疑。  
  
而且包括买票之类的，都是翻译去帮我们买，我什么都不用管，真的像个富二代，还有，上山，只有我们三个，他们在下面等着。  
  
在南非，我跟广西姑娘没发生过任何故事，主要是没有机会。  
  
她送了我个球拍。  
  
我回国后好久，他们才回国，她直飞北京，问我要不要见面？  
  
我说，要。  
  
她真正吸引我的点，有三个。  
  
第一、年龄。第二、学校。第三、省冠军。  
  
其实呢，若是她不联系我，我都忘记她了，毕竟人一回国，咋可能想起万里之外的人呢？不过，咱也没跟清华大学的人谈过恋爱，孬好不说，咱要体验体验。  
  
于是我开车去北京机场接了她，我想了想，我不能直接送她回学校，她回学校可能就出不来了，我要把她带回山东。  
  
她同意。  
  
这姑娘，也是个奇葩，扫帚星。  
  
我拉着她在高速上，被追尾了，追尾我的是清华同方的，他走神了，说是刚从美国回来，没倒过时差来，太困了，我一看不严重，加了QQ，再见了。  
  
这哥们在清华同方美国分公司上班，后来通过海外代购送了我个剃须刀。  
  
也挺有意思的。  
  
在女人这方面，我很迷信，我拉着她能出事故，我就觉得她身上有负能量，我之前自驾内蒙古时，拉过一个流产三次的姑娘，路上爆了两次胎，换胎时我手还被扳手割破了。  
  
我统称这类女人为黑洞女人。  
  
后面，我会写到一个，更灵的，她坐了我两次车，我撞了两次车，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见过我，她自己都说，为什么每次给你带去的都是霉运？  
  
基于这个原因，我不怎么想带广西姑娘回山东了。  
  
于是，我带她去了天津。  
  
住下了。  
  
入住时，她要求开两个房间，理由是我们要做真正的好朋友，不做乱七八糟的，我让追尾搞的也没啥兴趣了，同意了。  
  
她洗完澡后，喊我过去聊天。  
  
她穿的是一件类似跳芭蕾舞的裙子，聊天时，我意外的发现，她是中空模式。  
  
事后，她的解释不是故意的。  
  
而是内裤洗了。  
  
不像十七八的孩子，感觉经历挺丰富的。  
  
倒是挺诚实的，我问什么，她答什么，我最好奇的是，你为什么回国会想到我？她的回答让我太郁闷了，她约了两个朋友接机，两个朋友都有事，出差的出差，不方便的不方便，我作为第三备胎被喊来了，而且那晚两个男人都给她打电话了，听声音，都是大叔，40岁以上。  
  
我很好奇，你们学体育的人，是不是普遍早恋？  
  
她从十岁开始集训生活，老师带着他们各地集训、打比赛，她只是跟我讲，跟师兄弟谈过，跟教练谈过，至于初次是多大，她没说，我也没敢深度推测，因为一推测就觉得后背发凉，大概率十三四就成人了。  
  
我问了个很疑惑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继续打？也许能打过王楠呢？  
  
她说，没有可能。  
  
我问，为什么？  
  
她说，乒乓球等级很森严，差一点点的天赋，都没法交手，我能拿到省冠军已经是极限了，真正的世界级选手，都是从小就是冠军，从来没被撼动过的。  
  
也就是说，张怡宁不是长大了才是世界冠军，而是从小就是。  
  
理解了！  
  
后来，我又联系过她，应该是一年后吧，她说有计划去法国了。  
  
我以为又是类似的文化交流。  
  
这次，不是。  
  
说是谈了个法国男朋友，要带她去法国定居，我一直都觉得她很幼稚，仔细想想，其实她是一个从小没被爱过的人，爸爸从来没出现过，妈妈只是出钱给她而已，让她上了全寄宿的体校，妈妈有新的家庭，有新的子女。  
  
我调侃式的问了一句：我和你法国男朋友比，谁好？  
  
她说，你是1，他是2。  
  
我心想，你对我评价这么高？竟然比你现役男朋友的排名还高。  
  
后来，她特意给我解释了一下。  
  
这个1和2，是1+1=2的意思。  
  
SO LONG？SO SHORT？  
  
后来，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，刚才我还特意搜了一下她的名字，她最后的新闻停留在2011年。  
  
不知道在法国过的可好？  
  
也许，没去法国。  
  
想起她，更多的是可怜、可惜，包括那天她中空大概率真的是因为内裤洗了，因为她对我的确不来电，这一点我能感受到，既然能这么委屈的陪我，就说明在她的成长路上，已经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，还有，太多类似的经历使她看淡了性的庄严与价值，无关爱情，无关尊严，只是礼节性的满足别人。  
  
我在南非的日子，无聊，我就混当地留学生论坛，我混论坛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时间充足，擅互动，又能写。  
  
通过这种方式，我认识了第二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叫张茜。  
  
未必是真名。  
  
她跟我说的叫张茜。  
  
大高个……  
  
她相对比较自由，可以出来，在满是外国人的世界里，两个华人的相遇，无论是不是爱情，都是爱情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。  
  
那时，我们经常去海边玩耍，南非位于两大洋交汇处，海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这里的海，看似平静，其实暗流涌动，海浪非常大，一般很少有人会下海，海边也很少有连绵的沙滩，多是岩石。  
  
但是，我们会坐船出去玩。  
  
船晃的非常厉害，我还吐的一塌糊涂，她又是给我捶背又是给我擦嘴，她的这一套流程下来，也成了我后来推测她职业的一个重要参考。  
  
坐船是需要穿比基尼，她戴着墨镜，跟电影明星是一样的。  
  
无论她是穿比基尼还正常衣服，你看到她就想给她拍照，那种感觉太美了，皮肤也白，她在南非那边读书，至于读什么，学什么，我都没问过，我觉得八卦多了以后，人家会有警惕心，当然我知道她在哪个学校读书，因为我总跟司机还有翻译一起去接她，后来我对线路熟悉了，就不用他们陪我了，我直接打车去。  
  
我觉得她比我有文化，我的交流多是单词模式。  
  
而她呢？英语非常流畅，甚至有母语感。  
  
我虽然很喜欢她，但是一看就不是咱的菜，毕竟太高大上了，所以咱也没有过非分之想，只是一起聊聊天，出去玩耍，而且为了省心，我都是报类似一日游的散团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，一起去好望角，去野生动物园，去坐热气球。  
  
她能跟我一起，对我就是最大的恩赐，你要这么想，这样的人，若是在国内？她绝对不可能跟咱有任何交集，为什么有些在海外打工的小伙娶了留学生女神？就是因为地理绝缘催生了感情！  
  
很巧的是，我哥要去安哥拉，问我去不去？若是不去，就在南非等他，若是去，就开车去，不坐飞机。  
  
那我肯定去。  
  
我就喊上了她，她也很高兴，说希望借此机会更深入的了解非洲。  
  
黑人司机开了一辆奔驰商务，我们就出发了……  
  
安哥拉的工地在海边的沙漠里，不是沙滩，是沙漠，用铁皮栅栏围了一个大型基地，里面有40多个工人，做钻探。  
  
生活区一分为二，普通区，干部区。  
  
我哥没有让我住干部区，主要是生活区太简陋了！我哥安排我去县城住，县城里有普通人，有贵族，我当时写过一句话，全世界富人过着相似的生活，全世界的穷人也过着相似的生活。  
  
富人有多富？  
  
有管家，有佣人，有大HOUSE。  
  
我堂哥在这个基地做队医，他是军医出身，偶尔会帮当地大户人家看看病，也很受这些大户人家的尊重，还有一点，我们中国工地的急救设备比他们市区医院的还先进，例如除颤仪，还有恒温储药车，7\*24不断电，多是进口药，医疗资源对于贵族而言，也是重要资源。  
  
堂哥去这些贵族家庭，是贵宾。  
  
还有，堂哥回国比较频繁，他们会找堂哥给代购。  
  
我记得这个代购业务一直持续到了苹果4，当时苹果4是6千元人民币，到那边可以卖1万元人民币。  
  
我哥安排我和张茜住进的这家，有多个佣人，其中有个中国大姐，类似助理角色，房子的女主人是安哥拉这个项目的地方合伙人，名校毕业，黑人，说是年薪30万美金，负责协调当地一切关系，貌似还有股份。  
  
他们家很大，让我们住偏房，所谓的偏房也是一套小HOUSE，还带泳池，说偶尔有中方代表来就住这里。  
  
那边，动不动停电。  
  
贵族家，也停。  
  
停电以后，他们会点蜡烛。  
  
我们在大HOUSE里吃过晚饭后，就端着蜡烛回了自己的小HOUSE，我哥对我的这一系列操作很是反感，但是也麻木了，知道弟弟就是这样的人，当时我已经结了两次婚了，刚娶的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媳妇，还在家里守寡呢。  
  
回到房间，我们也四处点蜡烛。  
  
房间里点上了，泳池边也点上了。  
  
张茜去游泳，我也去了。  
  
到处都很黑，烛光摇曳着，很是性感。  
  
妈呀，她跟海华一样，刮了毛，而且又长出来了，有1厘米左右，最扎人的时候，遇到了她，我才知道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竟然是这样的。  
  
什么样的？  
  
我当时在文章里写了一句话，爱她的时候，只想把最后一滴汗都流在她身上。  
  
晚上，一定要抱的紧紧的。  
  
半夜，若是醒了，发现没抱着，都要第一时间抱上。  
  
早上，若是醒来发现七点多了，还会很伤心，因为司机8点会来接我们，就觉得没有时间再来一次了。  
  
就是每一分钟，都想。  
  
每晚都要爱两次才休息，早上醒来还要爱一次，太美了，当时我一直在想，范冰冰可能也就不过如此吧，身上没有瑕疵，就跟南非的农庄一般，每个角度都是艺术品，唯一略有瑕疵的地方，就是我摸到了一个很大的凸起，当时她很是害羞，没解释，后来我明白了，人各有痔，现在想想，其实她那个还是很严重的，应该属于血栓型的。  
  
我堂哥给我拿了好多TT，反复给我科普，只要是在非洲，不管是跟谁，都必须百分百戴，堂哥说非洲的艾滋病比例高的惊人，别说这样的接触了，就是黑人伤了手指之类的，都不会帮着包扎。  
  
从安哥拉回到南非，我就回国了。  
  
我回国应该是中秋节，张茜是年底回的国，回国后我说去找她，她原本答应了，但是回国后给我发了一条长信息，称呼我为Funny Boy，意思是再见，她也没否认我们的感情，说从来没想过，SEX可以如此的严丝合缝，你就是我的螺丝，我就是你的螺母，只是……  
  
人间蒸发了。  
  
我对她的一切信息，都只能是猜测，我后来在想，她大概率是已婚，去南非读硕士或博士，刷履历的那种，听口音，她应该是苏州或南京一带，她回国飞的是上海浦东，说明应该在长三角工作。  
  
从她擦桌子的细节判断，她应该是干过空乘。  
  
年龄应该大我三四岁，她看起来比我小，但是仔细看，脖子上有皱纹了，说明是80年左右。  
  
已婚，未育。  
  
我也很理解她，在南非，没什么朋友，很是孤单，我一看就不像坏人，而且我哥哥们也很好，一看就是善良之人。回国后为什么坚决不联系了？大概率是尊重婚姻，她有着她美貌不该有的保守，包括我一开灯，她就会说害羞。  
  
擦桌子有什么细节？  
  
咱是左右擦，她是一个方向擦。  
  
还有一个细节，我给她拍过的照片，她都给删了，我是通过这一点判断她已婚，不是大家理解的照片，就是出去玩耍时拍的。  
  
我把我的螺母弄丢了。  
  
我们临沂有个企业家，他企业做的非常好，算是临沂数的着的企业吧，上次见面也是因为我买法拉利，他说自己也有这个梦想，但是年龄、身份等多重因素决定了，只能想，不能买，所以希望我能帮他圆梦，他赞助我。  
  
聊起了我QQ空间与公众号时代的文章变化。  
  
他说喜欢过去的我。  
  
有棱角，坏的彻底。  
  
他说，他最喜欢的一个场景，就是我在非洲大草原上，落日、路虎卫士、车顶、美术老师……  
  
貌似，不止他一个人跟我说过这篇文章写的好。  
  
我倒觉得写的一般。  
  
可能，大家都想起了那个让自己怦然心动的人吧？  
  
我媳妇对我的评价是：懂懂是个对感情很认真的人，只是感情的段数多了一些而已。  
  
来的快，去的快。  
  
人家说再见，可能就立刻启动下一段了。  
  
主人公叫孟可儿。  
  
上海人，69年的，单身，大学老师，职业画家，我们俩两次去南非，第一次是我组团去，她有个同事是我读者，推荐她加入了我们团。  
  
第一次，我们走的常规线路，去迪拜玩了一圈，去好望角玩了一圈，去野生动物园玩了一圈，她的目标就是野生动物园，她想去写生。  
  
很失望。  
  
啥也没见到。  
  
光是草和树……  
  
狮子呢？豹子呢？  
  
向导给她科普，若是狮子、豹子天天在草原里转悠，谁敢在那吃草？早都饿死了，狮子、豹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休息的。  
  
这么解释，也对。  
  
合理！  
  
所以，她只是见了见斑马、长颈鹿。  
  
长颈鹿也没近距离看，应该有个四五百米的距离吧，在远处的山上。  
  
斑马比我们想象的小。  
  
因为，我们想象的斑马是马，其实斑马更像驴。  
  
个头很小。  
  
啥也没有，向导说，最近三个月，他就见过一次金钱豹。  
  
孟可儿，不大合群。  
  
与职业有关，与身份有关，她觉得自己是上海人，虽然当时年龄也不小了，但是她单身，依然觉得自己是姑娘，跟团队人不怎么打交道。  
  
我也挺讨厌她的，觉得能装。  
  
我喜欢那种能融入团队的，忘记自己身份的，例如我带团带过一位大作家，东北的，能喝酒，特好色，有天白天我们去参观SEX博物馆，其中有个盆一圈全是鸡鸡，很有艺术感，他接着给起了个名：聚屌盆。  
  
把我们笑岔了气。  
  
他不会说英语，一般我走到哪他跟到哪。  
  
晚饭时，他非喊我到他桌上。  
  
他跟我说，咱俩去找小姐去，我拿名片了。  
  
什么名片？  
  
就是SEX博物馆旁边的橱窗女郎。  
  
我不同意，并且提醒他，我们是住在郊区，晚上大门要锁的，外面动不动就有黑人抢劫，你可别瞎胡闹。  
  
他问我，小董，你说，我怎么证明我来过非洲？人家问我非洲娘们怎么样，我怎么回答？我怎么写书？  
  
我吓唬了他一通。  
  
次日，一大早，在餐厅又遇到了，他满面桃花。  
  
小声跟我说，昨晚我去了。  
  
我问，你自己去的？  
  
他说，恩。  
  
我问，怎么去的？  
  
他说，出租车。  
  
我问，怎么样？  
  
他说，勺子掉缸里了，但是，董，我跟你说，黑妹的皮肤就跟绸缎一般，太光滑了，你这一辈子是没摸过那么滑的。  
  
我问，多少钱？  
  
他说，千多块钱。（人民币）  
  
这哥们光办这么奇葩的事，有年我们去柬埔寨，他喝了酒又想这些事，非让他一个房间的小伙帮着叫，此时已经有微信了，一搜附近的人，全是服务中国游客的野鸡，小伙花600块钱人民币给找了一个。  
  
据说，完事后，才发现，对方也有枪。  
  
他恶心了很久！  
  
大家看到这里，可能会感叹，这人，咋这样？  
  
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。  
  
我带过这么多团，真正能不出去找的？  
  
凤毛麟角！  
  
继续说孟可儿，回国后，她说不满意，问能否退点钱？  
  
当时每人收了5万元。  
  
我退给了她2万元，我们成本在3万左右，收费这么贵？  
  
是的。  
  
我都提前说好的，每次出行我都提前给读者洗脑，风景只是背景，关键是与谁同行，你们跟懂懂出去玩耍，5万贵吗？  
  
不贵！  
  
我之所以退给她，是因为她不是我读者，我对她没价值，而且她就是不要，我也计划退给她，为什么不当时直接收3万呢？因为大家天天在一起，会聊起价格，若是知道她是3万而自己是5万？  
  
不乱了套吗？  
  
我从南非回来没有半年，又要去南非，这次是帮我哥送工人过去，我就发了说说，问有没有一起去的？其实我是调侃。  
  
孟可儿问我：真的可以吗？  
  
我说，可以。  
  
她说，我想专门去趟草原。  
  
我问，不生我气了？  
  
她说，哪那么多气。  
  
我说，去的话，我们AA。  
  
她说，好。  
  
她正好是寒假，上一次正好是暑假，寒假比暑假强，因为那边季节是反着，我们是冬天他们就是夏天，更适合去草原。  
  
如何快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？  
  
就是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  
  
到处都是黑人。  
  
只有我们俩中国人，她虽然是大学老师，但是不如我有社会阅历，几乎是寸步不离，一旦丢了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凡是需要商量的行程，她都是那句，董老师，我听您安排。  
  
此时，我哥在南非的工地位于一个法国小镇上，从工地到小镇只有15分钟的车程，这里基本就是法国的感觉，周末会逢集，艺术家会出售自己的作品，有歌手在唱歌，还有人在搞野炊，类似周末社区大聚会。  
  
我带着孟可儿去赶集。  
  
我们还买了不少非洲原始画家的作品。  
  
很便宜。  
  
一幅几十块人民币。  
  
我们用计算器讨价还价……  
  
故事继续推进，原本想到了南非就去大草原，结果她突然喜欢上了这种乡镇文化，她开始走走，画画。  
  
于是我们在乡镇上待了一周。  
  
还吃遍了这里的饭店，一共只有那么三五家。  
  
全是法语的。  
  
我们就每样点半份，好吃就再来一份，我记得第一次时，她还不同意我的这个提议，意思是有图片，照着图片点就是了，其中有个图片很像米饭，服务员端上来以后，那是一种植物的种子，好臭，跟榴莲似的。  
  
我哥让当地司机带我们去南非大草原。  
  
当地司机与翻译一致给我们推荐，去更远的一个地方，叫SABI SAB，说属于私人领地，没有做过旅游开发，非常好，他们也没去过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。  
  
孟可儿的意思是，去就去最原始的。  
  
我们去了。  
  
果然是私人领地，但是已经开始做旅游接待了，有租车业务，我看了一下租车介绍，大部分是大众T系列的旅居车，主要是T2，萌萌的特别可爱，我想租一个，我们住里面，但是我不确定孟可儿是否同意，毕竟孤男寡女的。  
  
她说自己对车不怎么懂，听我的。  
  
结果，我发现，他们这里有辆路虎卫士，长轴的，军绿色的，属于农场用车，我问能否租这个？他们的意思是车子不怎么好开，我说不要紧。  
  
同样的价钱，我们租到了这辆路虎卫士。  
  
果然不好开，挂档需要踩两次离合，一加油门浓烟滚滚，车内柴油味很重。  
  
出发前，先进行安全培训，工作人员介绍，什么是安全的，什么是危险的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最危险的不是狮子与豹子，因为狮子与豹子不怎么攻击人，最危险的是鳄鱼与河马，还有蜜蜂和蚊子，一句话，尽量的不要裸露身体，防蚊。  
  
我们对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也没敢开太远，确保营地能在我们的视线范围，对讲机也能抄收到营地信号，离营地大约2公里左右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。  
  
停在了草皮上。  
  
远处有三棵树。  
  
太美了。  
  
随意一拍，都是油画。  
  
她先拍，后画。  
  
我躺车上放歌……  
  
一直到夕阳西下，夕阳挂在三棵树上了。  
  
更美了。  
  
我问她要不要爬到车顶上看日落。  
  
她说好。  
  
最初我先上去，我在上面拉她，她爬不上去，手上没力量，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拉手，我又下去，在下面托她，托她的屁股的位置，把她托上去。  
  
上了车顶。  
  
我们先站着，又坐着，再躺着。  
  
没一会，车就震了起来。  
  
她问我，有没有感觉，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特别想交配？  
  
我说，是的。  
  
她问，你几天没洗澡了？  
  
我说，三四天吧。  
  
她说，我也是，你没觉得我们身上都有了动物的味道吗？很性感，很原始。  
  
我哥工地上那段时间不能洗澡。  
  
酒足饭饱。  
  
我说，我弱弱的问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  
  
她说，咋可能呢？我讨厌你，我会跟你来南非吗？你知道咱离中国有多远吗？飞机都需要飞15个小时。  
  
返回基地。  
  
这段路，她是光着上半身的，没有结过婚却仿佛奶哺过七八个孩子，下垂的厉害，干瘪的厉害……  
  
车子在颠簸，她的布袋也甩来甩去，搞艺术的人，就是变态，无时无刻的不在表演着行为艺术。  
  
她说，看到你胸口的毛，我刚才都有幻觉，仿佛被大猩猩压在了身下。  
  
我说，你叫起来的时候，像头驴。  
  
她说，遇到你之后，才发现原来站着也行。  
  
我说，原始人，可能就是这么交配吧。  
  
她说，我觉得也是！  
  
回国，我们飞的浦东机场。  
  
她直接回了，我转机到了济南，分开了，分开时还拥抱了，拥抱时她还哭了一下，然后又笑了，说：我这人不适合送别，特别容易哭鼻子。  
  
过了一年多。  
  
我去上海。  
  
约见了，在咖啡馆，她自己点了一壶茶，问我点什么？  
  
我问，咱俩喝一壶茶不就行吗？  
  
她说，这个都是单点的。  
  
我表示很无语，很冷，也不是说不客气，很官方吧，毕竟回到国内，各自都回归了，我又成了那个县城小屌丝，她又成了那个高贵的上海女人，她大概率也不会关注我文章。  
  
这次见面，很不好。  
  
分别时，我伸手要握手。  
  
她拒绝了。  
  
从此，我内心把她拉黑了。  
  
2021年，我去松江，就是上次我去赛车场那次，她又冒出来了，这次她冒出来让我去学校玩耍，说她有个小画展，我心想去看看吧，再怎么说，她在我心目中是艺术家的角色。  
  
我横穿了大半个上海，还因为高峰期上高架被拍了照。  
  
她老了。  
  
一想，69年的，50多了。  
  
和蔼了。  
  
先握手。  
  
一看这场景，很是后悔来，因为她在我心目中是那种真正的艺术家，放荡不羁，我行我素，很自我的上海女人，半疯癫才行。  
  
结果，正经了！  
  
结婚了，老公是南通如皋人。  
  
没有孩子。  
  
对我也好了，请我吃饭，跟我聊我的作品，她的作品，她说自己也画过一张路虎卫士，还有些自我多情，认为我买路虎卫士是为了纪念那次旅行。  
  
其实不是。  
  
我买路虎卫士是因为我在瑞士阿尔比斯山下遇到了一辆1984年的路虎卫士，是那么的优雅，那么的帅气，在南非时我对路虎卫士的印象还是农用车，到瑞士才把它升级为艺术品，那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车，全国不超百辆，我从瑞士回来就买了。  
  
我觉得，她不再是那个她了。  
  
当时我在做水彩画收藏，她算是委婉的提了一句，若是有兴趣，可以收藏一些她的作品，价格也不贵，而且她有作品进国展了。  
  
感觉从王菲变成了菜市场大妈！  
  
后记：这篇写的略仓促，与最近感冒有关，状态不佳，写完后，我发给了试读团队，其中反馈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，感觉不像是在恋爱，是不是写跑题了？还有，会不会教坏读者？  
  
首先，成年人是教不坏的。  
  
其次，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，有一点点温情就容易无限放大，会理解为爱情，仿佛是做了个梦一般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回到国内都会变。  
  
异国他乡的感情，多是类似的“临时组合”，海外的这些华工，特别是当点小官的，多有情人，这些情人有黑人，有白人，有黄种人，他们回国时，普遍会把情人送给好朋友。  
  
不要觉得男人薄情。  
  
他们在一起时，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彼此是深爱的。  
  
只是，回国，就是梦醒时分。